

联大主席：明年联大首要任务是——

推动实现全球新冠疫苗接种

新华社联合国12月14日电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拉·沙希德14日表示，联大新一年的首要工作任务是推动实现全球新冠疫苗接种以及疫苗公平分配。

沙希德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疫情形势清楚地表明，除非实现全球新冠疫苗接种，否则我们将没有出路。我们的经济复苏就不可能发生，社会和

教育恢复正常也不可能实现。”

在谈到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到今年年底使所有国家约4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到2022年中期将这一比例提高到70%的目标时，沙希德承认，今年的目标尚未实现，但他表示要向实现全球疫苗接种的目标努力。

沙希德说：“从非洲国家的疫苗接种情况看，平均接种率最高为

5%或6%。因此，我们不能说已经接近疫苗公平分配的目标。但对于联合国193个会员国而言，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实现全球疫苗接种。”

沙希德说，他将于明年1月13日主持召开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参加的“普及疫苗接种：从希望到行动”高级别活动，并将通过一项关于新冠疫苗的决议。

美国此次龙卷风破坏力为何如此巨大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4日电 12月10日夜间，美国中部6个州遭遇至少30场龙卷风袭击，截至13日已造成80多人死亡，且伤亡人数还在继续上升。大量建筑损毁，基础设施被破坏，经济损失惨重。

龙卷风是一种极其猛烈的天气现象，由快速旋转并造成直立中空管状的气流形成。按照“改良藤田级数”(EF Scale)划分，龙卷风强度分EF0至EF5共6个等级。已有迹象表明，此次美国遭遇的龙卷风属于强烈至猛烈级别，即EF3、EF4或EF5级别。EF5是龙卷风的最高级别，风速可达每小时200英里(约每小时320公里)。雷达数据显示，此次龙卷风将碎片抛向了3万英尺(约9100米)的高空，相当于一般商业飞机飞行的高度。由于此次龙卷风发生在夜间，大部分民众在睡觉，不能及时收到预警并应对，因此伤亡更加惨重。

美国气象学家表示，美国龙卷风通常发生在春季和夏季，在12月发生破坏力如此巨大的龙卷风极为罕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此前最近一次发生在12月的EF5级别龙卷风可追溯至1957年。

据介绍，此次龙卷风是大气系统剧烈波动所致。10日，受灾地区出现反常高温，感觉更像在春季而不是12月中旬。罕见温暖天气与高湿度空气结合，为风暴形成提供了充足“燃料”。随着时间推移，风场增强，助推气流快速旋转，为形成龙卷风创造条件。当冷锋穿过受灾区域，与暖湿空气相互作用，激发出强对流风暴系统。上述因素叠加，为此次龙卷风的发生铺平道路。加之美国目前正受到拉尼娜现象影响，增加了整个密西西比河谷地区龙卷风的发生频率。

气象学家表示，虽然气候变化与龙卷风之间的确切联系尚在研究之中，但气候变化增加了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美国伍德韦尔气候研究中心高级科学家珍妮弗·弗朗西斯表示，气候变化为产生类似此次龙卷风等极端天气所需的一些因素提供更多可能。全球变暖使大气中的热量和水分增加，为龙卷风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燃料”。来自热带的暖湿气流与来自北极的冷空气猛烈“碰撞”，产生强大对流是龙卷风形成的必要条件，而气候变化增加了其发生概率。

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将调高2.5万亿美元

12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记者会上发言。美国国会众议院15日凌晨通过联合决议案，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调高2.5万亿美元，使美国财政部的借款授权可延长至2023年，暂时避免政府债务违约。 新华社发



“颜色革命”之恶果 美式民主之灾祸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美国流传的这句名言用在这些年美国频频策动的“颜色革命”上，再恰当不过。

近些年来，一场场由美国操纵或支持、打着“自由、民主”旗号、以政权更迭为目的“街头革命”在东欧、中亚、中东等地不断上演，并被冠以“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茉莉花革命”等名号。

然而，动荡之后，受害国得到的只有民生凋敝、国家衰败、治理失序等一系列恶果。这让世人认清美式民主之害与美国霸权之恶。

幻象之灭

“10多年间，突尼斯共产生了11位总理、数百位部长，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办事效率低下，腐败现象蔓延，社会治安恶化，百姓收入水平直线下降。”突尼斯一家银行的中层职员拉迪斯说，这几年感觉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以前去商店买东西不会太在意价格，但现在会进行各种比较。

这样的幻灭感，在“颜色革命”国家普遍存在。“颜色革命”中那些口号与承诺，在乌克兰、在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宛如脆弱的泡沫，一个个破灭。2011年，穆巴拉

克政府在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中被推翻。随之而来的是政局动荡、经济停滞、恐袭频发。直至塞西政府上台，国家发展才渐入正轨。

家国之难

如果不是因为国家陷入内战，38岁的利比亚人马哈茂德·穆祖吉早已顺利完成在英国的学业，或许会成为一名高薪的信息技术工程师。而现在，他只能靠教书积攒学费，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实现留学梦想。与穆祖吉相比，65岁的叙利亚老人哈迪·古松的生活更加凄苦。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前，他和妻女在霍姆斯老城过着体面的生活。随着在美国等国煽动下的反政府示威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哈迪一家被迫踏上了逃难之路。流离失所的日子里，哈迪一家7次搬迁，直到2014年叙政府军收复霍姆斯老城后，他们才回到家乡。然而，原来的家已经面目全非，碎石瓦砾散落一地。“这场动乱，让我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国泰，哪有民安。譬如在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上台后，许多国有资产被贱卖，穷人的利益被忽视。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萨卡什维利执政期间的2007年，有38.8%的格鲁吉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霸权之恶

事实上，上述这些“颜色革命”大多是美国精心设计和严密操控的，目的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利益。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一本书指出，“阿拉伯之春”是精心策划的事件，美国在其中运用的各种手法，都曾在之前的“颜色革命”中使用过，包括鼓动民众抗议、支持非政府组织、利用媒体、外交施压等。

吉尔吉斯斯坦媒体曾刊文指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吉诸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幕后“金主”，这些受资助的组织得到国家民主基金会专门指导，善于利用选举煽动民意。

“最近几十年，‘颜色革命’成为西方扰乱和削弱竞争对手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对于美国费尽心机制造“颜色革命”的真实意图，俄新社观察家伊琳娜·阿尔克斯尼斯一语中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明认为，“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既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的资本垄断利益所在的国家与地区，同时又是反对西方资本强权的国家与地区。美国等国借“颜色革命”对这些国家进行非法颠覆活动，企图培植一个亲西方、亲美国的政府，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